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十五

奏議

乞差王元充本司都統制劄子

奏知折可求兵馬衝散劄子

奏知催解潛整軍與范世雄會合劄子

乞正異景王忠孝等軍法劄子

乞選幹員代職許歸田里劄子

奏知王淵等顧望不進兵劄子

論督責王淵軍深入事劄子



奏乞差有風力名望人知濬州劄子

乞韓世忠等劄子 乞保全王以寧劄子

乞督劉韜進兵劄子 乞不許推賞王以寧劄子

收復文水縣乞指揮劉韜等進兵劄子

奏知金國遣使劄子 繳進詹度乞差人兵劄子

乞留解潛彥質劄子 乞更措置河北人兵劄子

奏知世雄進兵劄子 奏乞降獎諭下張煥狀

奏劾張灝兵退卻及待罪劄子

奏知候神師道到交割職事劄子

親筆宣諭委寄始終 宣諭聞已斬冀景

宣諭得捷 宣諭不得輕易出兵

乞差王元充本司都統制劄子

臣累奉宸翰宣諭汾州一路將帥不可倚仗今果如  
聖訓尤幸軍馬未甚深入散失不多可以且令依城  
下寨牽制賊勢但今日將佐勇而有謀絕無其人如  
折可求冀景等皆累經敗衄雖湔洗用之責以後效  
氣決不能復振臣欲乞差王元充本司都統制替折  
可求曲襄充副都統制替張思正折可求令還任照



管隣府路邊面張思正莫景如未正軍法並重行編  
竄庶几將士有所懲戒其軍兵累經潰散及今次首  
先退避人臣已劄下張灝令密行體究一面依軍法  
斬決去訖曲襄現以罪繫京兆臣曾見曲奇稱其可  
用已一面勾取外所有王元乞降睿旨令速起發前  
來其折可求等候王元曲襄到日施行謹具奏知

御批

王元不甚中使休要已差劉銳替折可求只恐

帶了本路兵馬張思正莫景何用卿可一面處置  
奏知折可求兵馬衝散劄子

臣據張灝申今月初六日折可求進兵至郭柵寨初  
七日卯時與賊兵戰殺退兩合賊增兵犯陣左陣兵  
力不加遂散動兩陣人馬竭力捍賊逾兩時方退恐  
賊再來奔衝挪移還汾州元帶兵馬三萬七千餘人  
除衝散兩陣人馬現收禁外現在人馬三萬四千餘  
人騎已再行團結及據折彥質備錄到折可求狀見  
于汾州待罪已具奏聞去訖契勘汾州兩頭項兵馬  
別無依仗將帥可求退保汾州人兵不甚散失未可  
督責使令前進臣已作奉聖旨特放罪今于汾州城



外整齟軍馬下定硬寨選擇精銳人兵時復深入牽制賊勢如可以前進即迤邐擲進發去訖謹具奏知

御批折可求不中使已令御帶劉銳輟與卿使此人忠勇可用令專節制一路兵馬其餘人可罷節制

奏知催解潛整軍與范世雄會合劄子

臣契勘范世雄所統將兵峒丁刀弩手共三萬人餘除留下患病人其餘並已起發前去現催解潛疾速整齟軍馬候世雄到會合進兵謹合奏知

御批解潛不中使可專委范世雄獨當一面敗軍之

將惑衆聽亦恐妨妬立功之人

乞正冀景等軍法劄子

臣伏奉宸翰宣諭王忠孝等將士功賞聖恩隆厚足以激勸用命立功之人但將士怯懦者多動輒奔北未能仰副陛下張皇六師之意賞既重則刑必行乃克有濟臣現體究解潛折可求下首先退避之人如冀景輩皆累經潰散自當立正軍法以為行軍退避懲戒其捉到軍前退避士卒各依軍法施行庶几漸革前此玩習之風謹具奏知



御批所辦甚好卿如此能分朕憂嘉歎不忘王忠孝等告已付折彥質賜卿更取會到與未到奏來

乞選幹臣代職許歸田里劄子

臣伏蒙聖慈特降親筆撫勞有加仰荷隆恩非臣隕首所能報稱竊念臣自今春以來蒙被委任皆極煩難不敢辭避初為留守繼為親征行營使又為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今為河北河東兩路宣撫使自春徂秋俾夜作晝無少休息比日出師尤極憂懼寢食皆廢鬚髮盡白深恐心慮凋耗智術淺短有誤

國事與其將來受斧鉞誅勿如早退伏望天慈矜憐照察選老成諳練兵事大臣前來軍中代臣職任許歸田里終始保全使臣不致顛隳仰累陛下眷獎之意不勝幸甚干冒天威無任惶懼待罪之至取進止

御批

封還所奏今後勿如此方賴卿鎮撫決難施行

奏知王淵等願望不進兵劄子

臣契勘自二十八日出師至初四日凡六日解潛于南北關遇賊馬相持四日力戰而潰是時賊之重兵皆在南北關王淵若能乘虛速進則太原之圍有可



解之理出師六日只在平城縣西駐泊而平定軍之  
兵亦只在壽陽縣地方顧望不進至關兩路師却便  
即退回殊失應援牽制之意今又自務保全不復圖  
進兵解圍之策其情可見謹具奏知乞賜聖察

御批累批去卿可照會施行邊事方今未寧想勞神  
慮更宜堅懃期于旦夕解圍廼朕望也

論督責王淵軍深入事劄子

臣伏奉宸翰王淵軍馬不可督令深入恐孤軍失利  
臣契勘王淵自二十八日出師至初九日只在平城

縣西去遼州只數十里劉韜聞南北關汾州師卻即  
時勾回不曾遇敵臣亦不曾督令深入如解潛折可  
求之師臣每約束只是務令持重行數十里皆遇賊  
而潰此蓋將佐不才士卒不用命臣節制不明之是  
罪若謂疾驅深入以輕進故致此敗衄即初不如此  
伏乞聖察

御批誠如所論更宜厚賞罰激勵士卒用奇決勝一  
委在卿持重控扼亦當留念  
乞韓世忠等劄子



臣伏奉宸翰差劉銳前去汾州替折可求臣初不識  
銳昨曾見种師道稱之今蒙御前輟去甚幸可求俟  
銳到須令還麟府照管邊面不惟累敗不可倚仗亦  
恐強之使留不肯用心但須俟銳方到可指揮臣已  
差王忠孝前去充副都統今日聞忠孝以重傷就醫  
恐去不得即須且用曲襄更俟體完及曲襄到此詢  
以方畧今日將佐極難得人素不曾拊循只是聞聲  
且便使喚所以臨事未必得其實效近見報召韓世  
思董騎黑真赴闕此數人臣今春曾經使喚伏望聖

慈令發付本司差往軍前實為大事有濟取進止

御批

依所奏數內韓世忠京師為無將且留外餘卿

一面勾取使喚王忠孝且多方與恩卹難得難得

奏乞差有風力名望人等知濬州劄子

訪聞知濬州王師古患病在假久不供職緣本州正  
當河北衝要控扼之地昨因金賊殘破之後修葺城  
壁製造樓櫓開掘壕塹皆未就緒今來防秋之際全  
藉有風力才幹守臣竭力措置須至奏聞者右伏望  
聖慈速降睿旨今朝廷選差有風力人承替王師古



仍不受候告疾速起發赴任供職所貴不致闕事

御批一面選差人承填訖奏

乞保全王以寧劄子

伏奉宸翰收王以寧奏極可採今臣使之出奇撓賊  
焚掠糧草及招誘耿守忠等臣已遵稟行下契勘以  
寧勇而有謀然人或謂之狂今日艱難之秋若非狂  
者安能為冒矢石而立功名哉更望聖慈保全必能  
自效臣已令王以寧與范世雄會合措置解圍必先  
誘賊使我軍得一捷然後可以鼓行而前謹具奏知

御批甚好王以寧當力為保全  
乞推賞王以寧功狀劄子

臣近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王以寧許孝烈等以聞  
敵捉獲番賊一百餘人特與轉三官內王以寧仍除  
直祕閣承御前差快行家齋到王以寧告一軸已收  
管訖契勘上件番賊續據王以寧申言語不通恐是  
包家人馬因南北關潰散在村落打劫逢官軍前來  
抗拒聞敵致被官兵捉獲現押在平陽府根究臣已  
差使臣并曉番語人前去體問如委是包家人即押  
赴种師弓下依舊使喚其王以寧許孝烈等不合推



賞如係金賊即行給降候體究到事續實具奏聞次

御批依奏

乞督劉韜進兵劄子

臣伏奉宸翰太原祖宗之地當竭力圖解斷不敢言棄及今臣約束諸將務要持重守險伺便解圍臣敢不仰遵睿訓除已措置行下外契勘汾州一路軍馬折可求等不可倚仗須候劉韜到日進兵尚未見起發前來乞降指揮今星夜蹉程前來供職劉韜以河北防秋為言無進兵意臣雖已諭韜令部分諸將與

范世雄等約期會合再圖解圍深慮韜得安肅軍報金賊重兵壓境牽制依前顧望不肯進兵則南北關汾州難以獨進伏望聖慈特降親筆督韜進兵仍錄付臣照會所有臣近與劉韜咨目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常批與卿者文字便是批與劉韜者可照會施行

收復文水縣乞指揮劉韜等進兵劄子

臣據張灞王以寧申十五日整齣軍馬訖犒設將士斬真景及首先退避兵級百餘人號令訖進兵至十七日午時奪得上賢嶺諸將用命殺退金賊二十餘



里死者如麻已占據文水縣了當係張師正統制軍  
馬前去臣已具奏聞及行下張灝等令保明得功人  
及丁寧誠諭更令占穩審度利害進兵及劉下劉韜  
范世雄解潛等今疾速來機會合前進緣韜聞河北  
探報累得咨目文字未有進兵解圍之意臣已累具  
奏知外伏望聖慈速賜指揮施行取進止

御批

奏所措置極善昨日聞捷中外人民共相交慶

更行下諸將切當十分防備恐不測來奔衝不可

孤軍輕入今劉韜占穩牽制

### 奏知金國遣使劄子

臣契勘奉使粘罕軍前張亢已還闕頗能道賊中次第伏望陛下聖慈特令賜對可備詢問其金國欲遣使人前來使名不遜及河東現屯軍馬恐為窺伺已嘗具奏聞伏乞速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御批

今于不曾屯軍馬別路疾速前來

繳進詹度乞差人兵劄子

臣今據詹度所畫到中山府州軍圖稱本府已差到防秋人兵五千人外餘別去處並未差到謹具奏知



御批已差發兵一萬人分往諸處

乞留解潛折彥質劄子

臣昨接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解潛令發赴錢蓋下使喚折彥質赴闕張灝罷節制臣契勘解潛折彥質才雖怯懦然西人終與西北將士相諳一潰之後且當責其後效使之整齷收集以圖再舉范世雄初到未知事情本末且與西北將士亦未相諳兼亦須得一風力武臣以為之副臣意欲且留解潛折彥質與世雄同協措置事宜候踏逐到可用武臣令替解潛

臣已作奉聖旨行下訖其新差汾隰等州都統制官劉銳至今未見前來乞速賜指揮催督施行取進止

御批依卿所奏劉銳一兩日起發彥質畧令來奏事

奏知范世雄進兵劄子

臣現據范世雄申狀已整齷軍馬出南北關下定硬寨據險進兵應援汾州一路軍馬及據王以寧申報已分兵前去收復祁縣謹具奏知

御批更令諸將當十分占穩不可輕動落賊姦計

乞更措置河北人兵劄子



臣累具奏以金賊重兵侵犯河北沿邊州郡及諸路  
帥司防秋人兵數少乞朝廷更行措置伏望留神毋  
忽此賊以臣劄子降付三省密院措置施行取進止  
御批業已差韓世忠統領人兵一萬人前去應援河  
北韓世忠已與正任團練使  
奏乞降獎諭下張煥狀

訪聞安肅軍知軍武功大夫張煥自到任以來修整  
城池樓櫓教閱軍卒不自愛身敢出禦敵虜敵亦稍  
畏之常作禦鐵騎奔衝陣圖日逐親自教習士卒委

實用心須至奏聞者右臣伏望聖慈特賜獎諭下張  
煥庶使愈加勉勵以圖報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御批獎諭今付卿

臣據張灝申稱汾州一路軍馬收復文水縣日金賊  
增兵力戰半日間勢力不加將士退却已備錄奏聞  
外契勘張灝違本司節制擅發軍馬致令落職姦便  
及臣不能節制張灝使違約束有誤國事伏望聖慈  
並行斥責已具奏劾待罪取進止

御批不須如此安心供職



奏知候种師道到交割職事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候种師道到起發赴  
闕議事臣已知委訖候种師道到日交割本司職事  
即時起發前去聽候指揮謹具奏知

御批

十日收此奏知軍中平安無事可喜可喜金人  
河北大段猖獗卿可候种師道到日量帶衛兵等  
巡歷河北一帶去處至滑州照應措置驅逐賊兵

親筆宣諭委寄終始

裴廩<sup>度</sup>至知卿在軍中悉意措置至忘寢食鬚髮皆白

體國如此何憂不濟更宜安心勉力以成大功副朕  
委寄終始不移之意卿每奏請並一一應副凡事但  
奏來

親筆聞已斬冀景

聞冀景已斬甚善迺御衆之道久不相見極思企及  
聞班直四人逃走往范瑣處可差人押來禁衛有法  
不得逃走

宣諭得捷

今日得捷奏如病獲痊皆卿措置之力欣躍無窮更



宜報聞劉韜等同共破賊人且須十分便宜不可以  
少落姦計所有將官已轉五官其餘人疾速保明開  
奏

宣諭不得輕易出兵

李綱不得輕易出兵更與諸將熟議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十五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十六

奏議

賀皇帝登寶位表

臣綱言伏覩建炎元年正月一日赦書皇帝嗣登寶  
位者多難之際責主以興天地神祇永有顧歆華夏  
蠻貊永有奏事臨照所暨呼舞惟均中賀臣聞天生丞  
民必立聰明睿智之主以為之君故萬邦羣黎有所  
戴仰國有大故必建威藩宗屏之懿以纂其祀故社  
稷郊廟有所依歸自有生民以來書契所載古今通



義何莫由之國家受天眷命垂二百年聖相傳功  
隆德洽丕冒海宇滲漉羣生而靖康改元之初金人  
稱兵犯王室為長蛇封豕以荐食上國為彗孛椀槍  
以倣擾中原前皇帝為生靈屈己以講和以宗社堅  
壁而固守曾不悔禍莫肯退師率其犬羊陵虐天邑  
金湯失險朝廷以危致二聖鑿輿之北征及百官宗  
室以咸從夷狄之禍振古所無含生之倫痛憤徹骨  
况臣世荷寵榮嘗忝近司聞問震驚叩心泣血天佑  
我宋篤興貞人脫身危城之中搃帥大河之外謳歌

獄訟不約而自歸將校臣民叩闕而有請纂繼大統  
紹隆前休爰即興王之師都以履崇高之位神器不  
至于久虛萬機不至于久曠豈人之力實天所為恭  
惟皇帝神聖陛下溫恭而文英睿以武夙受茅土為  
國屏藩世當平康韓棠棣之華鄂時適艱難赴鵠原  
之急難威德素結于人心孝友聳聞于群聽紹千載  
之休運膺命世之嘉期以成再造之功以建中興之  
業而臣適承召命祇造闕廷率義旅以齊驅縻捐自  
效聞大號之已建悲喜兼懷莫得覲于清光以粗陳



于愚悃孤忠倘效矢死為期臣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上皇帝封事

被領開封府事之命搃師次江寧府上皇帝封事

五月日新除資政殿大學士大中大夫領開封府事

隴西縣開國伯臣李綱昧死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

自古夷狄為中國患所以待之者不過三策曰和曰

戰曰守而已長驅深入吾城池堅而人心固則可守

凌犯無已吾士卒勇而形勢利則可戰虜氣既懾吾

辭理直而威力強則可和故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

後可和三者雖殊其致一也臣不敢遠引前古請借

景德靖康之事以明之真廟景德中契丹百萬入寇

廷臣之議有欲幸江南及蜀以避之者賴寇準一言

而決遂幸澶淵渡河而親征既殺其酋撻攬虜情震

怖遣使請和捐金幣三十萬而約成是景德之事非

獨能守而于戰與和兩得之所以盟好之固踰百年

而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也至靖康初金人稱兵以犯

中原當時亦有為避敵之計者而後卒堅守虜騎薄

城攻圍連日殺傷甚衆軍氣挫矣而吾之援師日集

和非所難朝廷主謀之人苟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為



長久之計其所邀求一切許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  
又取犒師之物金銀幣帛不可勝計千倍于澶淵之  
時而藏賂之數亦不與也有以死爭之而弗能得者  
迨援師之集既衆士氣勇銳可以施周亞夫困七國  
之策以與之再盟而朝廷懲姚平仲劫寨小衄遂寢  
用兵之謀及其退也又不復邀擊遂使金人志得氣  
滿有輕中國之心是靖康之事止于能守而于和與  
戰兩大之也其後三鎮之兵民為國堅守朝廷始以  
保塞陵寢之故遣使計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金

人惟欲造為釁端以寇邊而許和猶自若也主議者  
信之以為其和必成而凡欲治兵設備者皆以為害  
于和議而沮罷之虜將渡河猶以為割河北河東之  
地奉之以袞冕輅車尊號而師可解及既登城矣猶  
逼朝廷降詔假和議遂定之說以款勤王之師至盡  
取都城之子女玉帛然後劫質二聖六宮宗室百官  
以行然則自今觀之所謂和議者果如何也夫金人  
自用兵以來專以和議疑敵人以取勝其與契丹二  
十餘載每戰得地輒和既和復求釁端以戰而卒滅



之今于中國復用此策中國信之而不悟至于今日  
禍故如此豈不可重痛哉或謂告之兵力不迨金人  
遠甚靖康之初雖欲坐困邀擊必無成功徒結深怨  
故不得已而信其和此殆不然夫論兵當論其機會  
一失機會弗可為也靖康之初金人初無犯闕之意  
兵不過六萬大半雜種而河北邊郡帥府既不設備  
沿河又無抗抗之兵是以乘勢直擣都畿而吾之守  
禦既嚴援師既集進不能攻退不能却以重兵臨之  
而以餘軍待其抄擄即行掩擊則糧餉絕而虜可圖

矣既歸渡河驅掠婦女輜重徧野半濟擊之其法必  
勝而朝廷皆不以為然失此機會故有今日之患夫  
夷狄者小人之類猶之盜賊也小人無以制御之而  
欲乞憐以望其有惻隱之心不可得已盜賊白晝入  
主人之室探匱發篋得其所欲曾不為之捍敵則何  
憚而不再來何為而不盡取哉若夫吾之將士習于  
軍政久廢之後固難得人然以忠義激其心以賞罰  
作其氣豈無可用者將士猶手足也朝廷猶腹心也  
今與人鬪腹心怯而望手足之強必無此理朝廷議



論二三而望將士之用命蓋亦難矣此皆前事不可  
追悔而臣之所以痛心泣血者二聖沉于虜廷生靈  
陷于塗炭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其甚也天  
佑我宋必有英主為宗廟社稷之所賴依萬邦羣黎  
之所戴仰撥亂反正以圖中興故使陛下聖射得脫  
于屢見之際去春奉命使虜而去其軍中去冬出自  
危城而搃帥朔部乃有今日入繼大統之事皆天地  
神祇之所顯相非人力也恭惟皇帝陛下英睿之姿  
久動群聽孝友之德實形四方然而嗣位之初當宗

社艱危之秋中國衰弱之日上則欲還二聖之鑾輿  
下則欲拯生靈之危阽捍禦大敵保綏萬方厥惟艱  
哉思其艱以圖其易則今日待夷狄之策所謂和戰  
守者當何所從可而也欲和乎則前日之和其效如  
此而金人北歸雖宗室亦盡徙以行其意為何如而  
二聖之辱實不共戴天之仇和豈可復信欲守乎則  
朝廷已失河北河東兩路士民之心或為金人之所  
得或為豪傑之所據密爾畿甸易為侵陵守豈復易  
圖復戰乎則去冬將佐卒伍乏人撫御皆散而為盜



賊兵力益弱經此禍亂士氣益衰所謂勤王之師多  
募于田畝之間不習兵革戰豈可必勝是三者今日  
國論以何為宗願臣惟日夜思慮念之至熟因時措  
宜有策于此及當今之務數十條皆急切而不可緩  
者非得望清光于咫尺之間未易殫言也夫以今日  
之國勢而望靖康之初其不相侔豈止相什伯哉然  
而猶有可為者祖宗德澤在人者深陛下英明天下  
仰望以為必能濟大業轉危而為安也且蓄害之臻  
國家代有或多難以興或將墜復續故無知禍齊而

小白實長五霸驪姬亂晉而重耳實盟諸侯司馬晉  
惟聰曜之酷而元帝起于江東李唐有安史之亂而  
肅宗起于靈武况我有宋幅員萬里生齒之衆士民  
猶足用哉倘能嘗膽勵勾踐之心枕戈懷子胥之忠  
駕馭豪傑攬用賢才法創業之雄謀草天下之弊事  
則中興之功亦不難建昔少康以一旅之衆滅澆羿  
而祀憂配天不失舊物光武以數千之卒破尋邑而  
克靖大憝漢以再興况陛下之明而臨御九有之師  
哉然大患之後百孔千瘡夏已及半去秋不遠非早



卷之五十一  
圖之則秋高馬肥虜騎又將奔突不能支吾四海且有橫流之勢可不為之寒心此當以夜繼日而為其所當為者也臣素愚直平日惟知讀書深考古今治道欲推之當世以尊主而庇民又嘗願以忠義自奮以徇國家一日之急當宣和之初蒙道君皇帝採其虛聲擢置左史得侍清光竊見天下有安危之兆因奏疏論水事其意以謂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弭必有銷復之策乞因侍立面奏其故譬猶失火之家欲為曲突徙薪之謀而權臣忌之沮抑

使不得對因而遷謫流落七年其後有盜賊兵革之事道君皇帝感悟以奉常召還然以晚矣靖康改元金人犯闕前皇帝于倉卒擾攘中聽用其言擢與大政竊見和議不可保信因力陳兵備之策其意以謂夷狄之性貪婪無厭不可恃其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宜益加治兵收將士之心以禦外侮欲以身任其事譬猶救火之家實為焦頭爛額之客而忌嫉者衆讒譖百端使其身不得一日安于朝廷其策百不得行于一二卒誣以罪竄之遠方其後虜騎再犯都畿而



前日以和議為然者舉皆誤國前皇帝感悟復有今日之召然又已晚矣臣荷二聖之知遇悼孤忠之失圖雖心馳魏闕九重之中而身在江湖萬里之外不獲執干戈衛社稷以伸臣子犬馬之誠痛首痛心泣盡而繼之以血恭承召命即日戒途率湖南義兵倍道前進欲趨元帥行府以造闕廷而行次江淮恭聞二聖羽衛北遷遠狩沙漠痛憤至骨絕而復蘇繼覩陛下俯徇羣情嗣登寶位悲喜交集不能自勝夫人君大正始故于即位之初立政用人必有以大慰天

下之望者况于國勢削弱天步艱難之時其可忽哉恭儉者人主之常德也英哲者人主之雄才也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于天下至于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為然臣願陛下深考漢書三帝與藝祖太宗之所以創業中興大過人者了然于胸次物至而應之則天下之事雖



未底績而治亂安危之機固已定于心術之中矣臣  
以踈遠未覲清光輒敢以芻蕘之言求籲天地誠以  
愛君憂國心迫而情切故不自知其不可惟望陛下  
聖慈留神幸察使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之可採則臣  
之所以盡區區忠義于陛下者乃所以仰報二聖知  
遇之隆非徒苟焉而已也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  
之至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十六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十七

奏議

辭免領開封府事表 辭免領開封府事奏狀

節制湖南勤王人兵赴行在奏狀

乞將江寧府作過周德下脅從軍兵分隸京東

州軍奏狀

辭免尚書右僕射表 辭免尚書右僕射劄子

謝賜茶藥表 辭免御筵奏狀

辭免領開封府事表



臣綱言伏奉閏十一月三日聖旨蒙恩復元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者負罪黜幽方懼濱于死所宥過用舊乃幸許于生還叨秘殿之華資膺天府之重寄恩光併集報最為難敢冒貢于忱辭以仰干于鴻造謝伏念臣迂庸有素結約亡奇願造道之弗優乃逢辰之過幸史筆于政和天臨之日與國政于靖康龍飛之初直道以行孤忠自許但知憂君而憂國豈復計家而謀身初被中傷若沙蟲之射影終遭讒詆類貝錦以成文致慈母投杼而下機緣蒼蠅變

白而為黑必欲擠之死地豈徒竄之蠻方賴神明之獨幽俾孤危而假息飄零去國寧悲骨肉之生離寤寐懷君恐墮胡虜之姦計果聞鐵騎再犯京城號令阻隔者半年烟火斷絕者千里雖心馳魏闕之下常夢清都而身滯江湖之濱莫陪義旅痛心疾首泣血忘生忽承召命之頒倏若沉疴之去雖韓安國起徒步以為內史而張子高由亡身以刺冀州方之所蒙詎足為比願以才力綿薄無能之質而當賢智馳騫不足之秋已試罔功力辭乃可然念宗社危急國家



艱難二聖拘甚危之城四方駭不存之地乃君父憂辱之日豈人臣辭難之時率勵軍聲誓清國步軸轡岬尾破巨浪于長江旌旗改容觸畏景于隆暑碎身何有隕首以之伏遇皇帝陛下應天順人纂圖繼統英武震于夷狄孝弟感于神明攬用賢才駕馭豪傑勵枕戈嘗膽之志有濟世安民之心而臣憂患侵尋志氣凋落抑強扶弱詎堪牧養于細民修政攘戎庶可圖上于方畧伏望收還成命以穆師言則臣失東隅而收桑榆捐軀未晚先朝露而填溝壑結草為期

辭免領開封府事奏狀

右臣蒙恩復元官除前件職名差遣臣竊以國家艱難之時特加湔洗有所任使不敢辭免然京邑浩穰之地當金人殘破之餘必其惠政足以牧養細民風力足以鎮服姦猾乃稱茲選寶難其人而臣憂患相仍志氣凋落使當繁劇之任必貽瘵曠之愆伏望聖慈許臣祇赴行在朝見上殿訖特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則仰荷天地保全之恩尚異異時得盡犬馬萬一以圖報稱臣無任惶懼祈懇激切之至



節制湖南勤王人兵赴行在奏狀

右臣昨自觀文殿學士知揚州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夔州安置未到間蒙恩復元官除前件職名差遣係閏十一月三日聖旨道路艱阻近方承命臣自在遠方聞金人攻圍都城之久九以忠義自奮者皆募兵入援况臣荷國重恩嘗被柄用願效犬馬之力夙夜不遑徒以身在罪籍不敢妄發及承召旨即日率湖南提舉等司勤王人兵赴元帥府稟受節制會合前進行次池州伏覩元帥府檄書

方審都城失守二聖播遷臣子之心不勝痛憤至太平州伏覩陛下嗣登寶位赦書內一項應宗室及官負并忠義之士在外非曾奉朝廷及大元帥府指揮激于忠憤自募勤王人兵未有統屬仰交付所至州縣兵官量帶人從前來行在契勘臣所率係湖南提舉等司人兵係朝廷指揮所起之人即非私募今來防秋不遠竊慮難以放散臣見節制取真揚便路前去泗州宿州屯泊聽候朝廷指揮臣量帶防護當直人趨赴行在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候臣到日取令先



次朝見上殿謹錄奏聞

乞將江寧府作過周德下脅從軍兵分隸京東  
州軍奏狀

右臣節制湖南勤王人兵行次江寧府有作過軍人  
首領周德等昨于四月一日反叛脅逼徒衆拘囚安  
撫使宇文粹中殺傷鈐轄兵將兵通判已下官負數  
十人士民死者甚衆劫掠官司財物為之一空據城  
守拒東南震動雖受發運司招安借補官職一向遷  
延推托緣故不肯起離怙衆阻兵作過如故人情洶

懼臣以便宜檄令聽受節制前去勤王其周德等以  
重兵四集方肯聽命揀到勤王人兵一千餘人皆係  
周德脅從之衆欲起發間據江東路安撫使司申稱  
其首領補官人周德等四十六名已行軍令處斬訖  
外其餘軍兵自不相干已差本路提舉常平官王昉  
統領隨逐臣起離江寧府前來東南人情方始安貼  
臣已牒王昉統領上件人兵于泗州屯泊聽候朝廷  
指揮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上件人兵分隸京東路  
州軍離散其衆候到令具軍分姓名報江寧 津遣



逐人家屬赴分隸去處勿令更歸庶几別無他虞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一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進加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者尹釐  
京邑之劇冒貢忱辭延登揆路之華遽頒渙號方修  
政攘戎之多故須經體贊元之實才自揣非宜誠難  
叨據敢籲天而有請良踏地而靡容中謝臣聞自昔中  
興之君必得非常之士相與同德而克有功傳說之  
相武丁濬巨川作舟楫之用周宣之任吉甫憲萬邦

有文武之姿光武起于南陽鄧禹為之羽翼元帝興  
于江表王道為之腹心因時施宜亦克用又况于撥  
亂反正大有為之君豈高識遠畧不世出之臣恭惟  
國家渾一區宇七聖之創業垂統威靈在天兩朝之  
繼體守文德澤漸世屬強隣之逆道困中原以詐謀  
神都失金湯之虞翠華有沙漠之幸天命未改真人  
以興開封建牙虎步大河之外膺圖履極龍翔興王  
之都固將嘗膽思親枕戈待旦草積年之蠱壤新函  
夏之觀瞻張皇六師緝熙庶績以雪二帝之辱以伸



中國之威宜有傑才來佐休運方茲天步艱難之際  
實非瑣屑僥倖之秋如臣者器不逮人學未聞道識  
迂用拙世知斷之無他志廣才疎自笑落而難  
合偶緣遭遇獲與政機已試罔功坐致衆毀之銷骨  
既哀多病重以積憂之熏心去魑魅之域而已幸于  
賜環蓬雲龍之廷而方期于披霧丐歸故里以養餘  
生豈謂皇帝陛下默而識之于衆言淆亂之時舉而  
用之于群陰閉塞之日考擇其相溢及非才願盡力  
豈足以負山而螳臂安能以當轍一身何有雖知取

義而捨生斯民所依大懼妨賢而誤國伏望皇帝陛  
下收還成命改授其人持危扶顛允廸棟隆之吉力  
小任重免貽鼎折之凶豈獨微臣自幸于保全蓋于  
萬方同資于慶賴敢輸悃悞仰冀哀矜臣無任幸甚

辭免尚書右僕射劄子

第一  
次

臣伏奉制命除臣今官已具表辭免以聞者伏念臣  
信古大過涉道弗優徒抱愛君憂國之孤忠初無防  
患保身之迹慮被兩朝之眷遇躡衆俊以驅馳忌嫉  
者多讒謗易積自去天闕迨今逾年豈期夷狄之憑



陵遂致宗社之危急聞問驚惶泣血痛心恭承睿主  
飛龍于宗都適當微臣賜環于湖外所願俯伏文陛  
瞻望清光敷陳苦心獻納至計然後丐此骸骨歸于  
山林拭目中興沒齒無恨伏蒙皇帝陛下眷知有素  
圖任獨先俾其效力于艱難之時欲使收功于桑榆  
之日上荷恩德應當捐軀而臣憂患以來凋零志氣  
加有負薪之疾初無濟川之才倘不量力而度能必  
致壞官而誤國故敢披陳肝膽仰冀矜憐改授俊臣  
收還成命勿嫌反汗之累以免覆餗之憂伏望陛下

特降睿旨候臣朝見上殿訖除臣一外任官觀差遣  
任便居住以安愚分干冒天威無任戰越待罪之至

### 謝賜茶藥表

臣綱言伏蒙聖意以臣赴召將次闕廷特降中使傳  
宣撫問賜臣茶藥各一銀合者祇覲清光干幸日畿  
之密邇亟頒溫詔爰瞻星使之來臨憫其微勤錫以  
異數仰荷眷息之厚不知感涕之零謝中伏念臣被遇  
兩朝粗守一節當陛下龍飛之際適微臣環召之初  
顧茲川塗之阻脩恨無羽翼以奮勵以日為歲戴星



以行伏蒙皇帝陛下曲軫睿慈時加撫問念其暑行  
勞勩之故賜以滌煩蠲癘之珍顧臣何人乃復得缺  
退惟鄙陋誠難副寤寐之求仰奉詔詢或能致藥石  
之報臣無任惶悚忻謝之至謹具表以聞

辭免御筵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臣將  
到國門特賜御筵三省樞密院官並赴內黃潛善押  
筵仰戴天恩不勝感激然臣趨赴行在未獲瞻望清  
光遽頒異數豈所宜蒙方朝廷多事之時此禮宜省

伏望聖慈特賜寢罷以安愚分臣無任懇祈之至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十八

奏議

國是 巡幸 赦令 僭逆 偽命  
議國是

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不務戰守之計惟信講和之說則國勢益卑制命于敵無以自立矣景德中契丹入寇罷遠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幣三



十萬而和約成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受其利則和戰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鎮之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劫寨之小衄而不戰于和與戰兩失之其于金人再寇畿甸廷臣以春初固守為然而不知時事之異膠柱鼓瑟初無變通之謀內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外之不能通達號令以督援師金人既登城矣猶降和議已定之詔以款四方勤王之師使虜得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寶圖籍儀衛輦輅百工技藝悉索取之次第遣

行及其終也劫質二聖巡幸沙漠東宮親王六宮戚屬宗室之家盡驅以行因逼臣僚易姓建號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并守策失之而卒為和議之所誤也天佑有宋必將有主故使陛下脫身危城之中總師大河之外入繼大統以有神噐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其不相若遠甚則朝廷所以捍患禦侮數字寧邦者于和戰守當何所從而可也臣愚雖不足以知朝廷國論大體然竊恐猶以和議為然也何哉二聖播遷陛下父兄沉



于虜廷議者必以謂非和則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竊以為不然夫為天下者不顧其親顧其親而忘天下之大計者此匹夫之孝友也昔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臯間太公為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勵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昔惠公為秦所執呂卻謀立子圉以靖國人其言曰夫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度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邱敵國

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賊盜于此劫質主人以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害以卑辭求之則所索尤多往有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為利謀陵懦畏強而無惻隱之心故也今二聖之在虜廷莫知安否審計之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將墮其計中以和議為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則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



之欲無窮少有釁端前所予者其功盡廢遂當拱手以聽命而已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年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議惑中國至于破都城滅宗社易姓建號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猶以和議為然是將以天下卑之敵國而後已臣愚竊以為過矣為今之計莫若罷一切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戰議姑俟于可為之時何哉彼既背盟而劫質地不可復予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其入寇則多方以禦之所破城邑徐議收復

建藩鎮于河北河東之地置帥府要郡于沿河江淮之南治城壁修器械教水軍習車戰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進使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沒必不敢深入而憑陵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修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甲備具然後可議大舉振天聲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仇以雪振古所無之耻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兇而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悔禍率從而鑿與有可還之理倘捨此策益割要害之地奉金幣以予之是倒持太阿



以其柄授人藉寇兵而資盜糧也前日既信其詐謀以破國矣今又欲蹈覆車之轍以破天下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強有常勢弱者不可不服于強昔越王勾踐卑身厚賂以事吳而後卒報其耻今中國事勢弱矣盍以勾踐為法卑身厚賂以事之庶几可以免一時之禍而成將來之志乎臣以謂不然夫吳伐越勾踐以甲楯三百樓于會稽遣使以行成而吳許之當時是吳無滅越之志故勾踐得以卑身厚賂以成其謀枕戈嘗膽以勵其志而卒報吳今金人之于國家何

如哉上自二聖東宮下逮宗室之係于屬籍者悉驅之以行而陛下之在河北遣偽使詔降以宣召求之如是其為也豈復有恩于趙氏哉雖卑身至于奉藩稱臣厚賂至于謁天下之財以予之彼亦未足為德也必至于混一區宇而後已然則今日之事法勾踐嘗膽枕戈之志則可法勾踐卑身厚賂之謀則不可事固有似是而非者正謂此也然則今日為朝廷計正當歲時遣使以問二聖之起居極所以崇奉之者至于金國我不加兵而待其來寇則嚴守禦以備之



練兵選將一新軍律俟吾國勢既強然後可以興師  
邀擊有此武功以俟將來此最今日之上策也古語  
有之曰願與諸君共定國是夫國是定然後設施注  
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趨向之惑天下之  
事不難舉也靖康之間惟其國是不定而且和且戰  
議論紛然致有今日之禍則今日之所當監者不在  
靖康乎故陳和守戰三說以獻伏願陛下斷自淵衷  
以天下為度而定國是則中興之功可期矣取進止

### 議巡幸

臣竊以國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垂二百年靡有變  
故豈特仁德足以結萬邦之心亦由以中制外據天  
下之利勢使之然也方今多難之際不可定都以權  
時宜固有所不得已者然宗社朝廷一遷天下之勢  
必有偏而不起之處中原搖動卒難復安此臣所以  
夙夜思慮欲為陛下權宜天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  
也古者帝王有巡幸之禮故虞舜五載一巡狩群后四  
朝而成王撫萬邦巡侯甸見于周官之書今四方多  
故宜講巡幸之禮以鎮之除四京外以長安為西都



襄陽為南都建康為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宮室  
官府使之具儲峙糗糧積金帛以備巡幸陛下時乘  
六龍鑿輿順動以天臨之覽觀山河之形勝省察牧  
守之治忽撫士民間風俗收豪俊之用以攘戎狄復  
境土然後復據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  
用臣此策其利有三藉巡幸之名國勢不失于太弱  
一也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二也四方望幸使  
姦雄無所覬覦三也至于費用則長安當委之四川  
襄陽當委之荆湖建康當委之江淮閩浙深戒守臣

因陋就簡勿事壯麗具國來上惟取便安因緣搔擾  
者重置于法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議者謂車  
駕當且駐蹕應天以繫中原之心或謂當遂幸建康  
以紓一時之患臣皆以為不然夫汴京宗廟社稷之  
所本在固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嗣登寶位之初豈可  
不一幸舊都以見宗廟社稷慰安都人之心下哀痛  
之詔擇重臣以鎮撫之使四郊畿邑之民入保益治  
守禦之具為根本不拔之計哉天下形勢閩中為上  
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捨上中而取其下非得計



也宜先期降勅榜曉諭軍民人等及以修謁陵寢為名擇日巡幸據要會之地以駐六師既有以繫中原之心又有以紓一時之患策善無出于此者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詳酌而推行之則天下不勝幸甚

議赦令

臣伏讀陛下登寶位赦書竊怪與祖宗登極之赦恩數不同及得張邦昌僭位偽赦考之乃知登寶位赦書一切比附以行也臣所致疑者有三祖宗登極惟赦雜犯死罪以下至于惡逆則不赦蓋惡逆者天地

之所不容使其罪亦得以幸免則人倫廢而天理絕矣邦昌嘗位宰輔依附夷狄易姓建號身為惡逆之魁故其偽赦不循典憲而首為亂階今陛下續承大統以為神民萬物主豈可不法祖宗而赦惡逆哉此臣之所疑者一也祖宗登極自京官以上有轉官恩數而選人則否豈非以其負多而太濫故耶邦昌僭竊欲以私恩收天下之士心故其偽赦雖選人亦有循資之文今陛下嗣位于艱難多事之時正宜吝惜名器示天下以大公至正之道豈可不法祖宗而行



濫賞哉此臣之所疑者二也祖宗登極于有罪安置  
編管羈管等人次第推恩或量移或自便或叙用或  
復官以其罪之輕重為差故恩施而或立邦昌偽赦  
一切復官而有職名者又皆復職惟以姑息更無典  
憲今陛下出政于國勢削弱之際正宜分別是非行  
覆實之政豈可不法祖宗而務姑息哉此臣之所疑  
者三也豈朝廷以今日事勢為正當如此耶將以邦  
昌偽赦寬大而不比附以行則失天下之心耶抑邦  
昌與聞國事欲以此蓋其惡耶臣愚竊以為過矣宜  
降詔改從祖宗之制惡逆不赦選人不循資安置編  
管羈管人令刑部檢具元配犯以聞次第施行則國  
政立而人心和矣春秋大正始今日所當正者莫先  
于此伏望陛下聖慈斷而行之以公天下為度而勿  
以反汗為嫌天下不勝幸甚

### 議僭逆

臣聞節義者天下之大閑僭逆者臣子之極惡春秋  
之義人臣無將，必有誅况已僭竊位號為天下所  
共憤怒者哉謹按張邦昌被遇道君之朝久與機政



際會靖康之日擢冠宰司資其重臣奉使虜帳初無忠義狗國之意但為諛佞保身之謀去中國者踰年從胡人以偕至方二聖播遷之日無一言營救之忠憑恃金人盜據神器國破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竊有乘輿安處宮禁降旨以行其僭命南面以朝其偽臣易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書猶援周朝之故事而陛下總師于外天人所歸勤王之兵四面雲集乃始退還舊班遣使迎奉今乃冒處王爵極其褒崇不

聞泥首以自拘方且偃然為得計人之干紀一至于斯倘或逃誅何以立國或謂陛下嗣登大寶乃邦昌揖遜之謀以罪為功臣所不喻夫英宗之曾孫神宗之孫道君之子淵聖之弟惟有陛下一人而已天佑我宋必將有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四海臣民所共欣戴邦昌何力之有哉今其黨與尚布朝列秋高馬肥虜騎猖獗挾借其勢陛下不得而制之矣中夜以思不寒而慄伏望陛下斷以英哲而察其罪惡特正典刑而肆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義士之心以垂



萬世亂臣賊子之戒天下蒼生不勝幸甚

議偽命

臣聞運會之扼何代無之為臣子者不幸而遇其時則伏節死義有死而已國家涵養士類垂二百年適遭金人之變劫質二聖擁鑾輿而北遷逼立臣僚易姓建號而近臣百官忘朝廷之厚恩惜性命于俄頃稽顙屈膝奉賊稱臣有為金人之股肱驅逼道君太上皇帝皇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戚屬者有為金人之喉舌傳命令察本朝而建偽楚者有因為姦利汙

染國戚者有為偽楚之輔翼總其政事者有受偽楚之官爵與聞議論者有肆為惡言以辱本朝以謠邦昌者或為之草詔進之表或為之定冊立之儀視之恬然不以為怪夫節義者正所以責士大夫也至于武夫正當闕畧昔李唐有安祿山之患大臣如達奚珣陳希烈之流皆相賊用事而其餘受偽命者肅宗反正以六等定其罪然後唐之威令伸以有中興之功今宜依此考核其罪之輕重以為之用事者為一等以受偽官遷職者為一等以北面而臣事之者為



一等其有致仕及曾乞致仕而不許者猶有羞惡之心並與旌別應以忠義為賊所殺如李若水等皆追贈而優卹其家則善者知勸惡者知戒天下之士風丕變矣夫節義者天下之大閑也近年以來知利而不知義故平居無事之時惟以保家謀身為得策而一經變故坐視君父如行路之人自非一振國勢大變其風天下未易理也伏望陛下斷而行之以扶持節義之教天下幸甚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十八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十九

奏議

戰守本政責成修德

議戰

臣聞天生五材民並用之缺一不可誰能去兵故黃帝伐蚩尤于涿鹿之野堯伐叢支胥敖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商皆綴甲厲兵較勝于戰陣之間夫五帝三王豈不欲坐致治安哉顧其勢有所不能故必以戰績之寬則兩軍相攻迫



則杖戟相撞然後可以建大功而定禍亂是故兵勝于外義強于內威立于上民服于下欲措國于尊強者非兵不可也本朝藝祖太宗削平僭亂混一區宇用兵不過十萬人而天下承平二百年夷狄賓服外患不興豪傑銷亡內難不作治既極矣兵亦隨廢至于近年有養兵之費無訓兵之法有蓄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軍政大壞金人因之得以陵侮中國而致靖康之禍則兵制久廢之過也夫秦晉齊魏韓趙皆天下勁兵之地也古之為國者得其一則足以戰勝而霸

諸侯今國家兼有之而每與金人戰望風輒潰不能取勝則威劫之漸也方今當京邑殘破二聖播遷之後國勢益弱士氣益衰而欲遽與之戰正猶之病人氣體未復而欲與壯士鬪必不可也昔周用鄉遂之兵而出無不勝漢用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制服四夷唐用府衛之兵而威振天下齊用管仲之法而九合諸侯秦用商鞅之令而卒併六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強兵戰勝之術槩可覩矣為今之計莫若法鄉遂府衛之術而寓兵于農法羽林孤兒七郡良家



子而參以募兵改法更令信賞必罰以壯國威以養士氣使之有勇而知方然後兵乃可用也昔勾踐有會稽之耻欲用其民而五年休養五年訓練卒以報吳今天下之廣生齒之庶休養訓練當以三年為期則戰可以得志矣惟國家承平之久文事大勝士以武弁為羞而學者以設兵為耻至于戰卒賤辱之甚無以比者正當趣時之變以武為先能言兵者稍褒崇之置武功爵益養死士有以得其心而作其氣則戰勝于一日之間有不難之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議守

臣聞居于山者必高垣墻固柴柵以虞虎狼之害居于野者必盛僮僕厲甲兵以防盜賊之患夫金人虎狼盜賊也曾不過為防虞之計而裂地厚輅以予之譬猶割肉以啖虎狼而欲止其搏噬出財幣畀盜賊而欲止其侵陵豈可得哉臣所謂三年然後為可用者謂大舉以報今日之耻也至于守備則自今以往當日為虞害防患之計不可暫輟夫金人既已得其所欲挾二聖捲六宮而北之矣逼脅邦昌使僭偽號



其意豈亦果在邦昌哉特迫于時事不得不歸知天下之戴趙氏必將有主而陛下摠兵于外必為臣民之所推故留此以為中國釁端其意不難知也語曰雖鞭長不及馬腹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金人欲以力經營之故其力之所及者靡不悉取而其力所未及者留釁以為異日之圖此必至之理也為今日守備之策當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為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于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修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

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至于陵邊隅破城邑則不能保其必無也但能備禦今冬不致越軼使國氣漸定人心稍安則自此得益修軍政吾無患矣臣愚料之金人秋冬之交決須再來仍分為兩道由河東來者自京西以擾關中與夏人連謀欲窺川陝由北來者自京東以擾淮南與高麗連謀欲窺江浙則京西陝右京東淮南不可不為之防當擇大帥屯重兵以經畧之譬猶治病當視脉息察邪氣之所入預



過絕之不然待其既至而後治則無及已惟陛下熟計而審察之

議本政

臣竊以朝廷天下之大本也政事法度于是乎出故中書進擬門下審駁尚書奉行皆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四方稟承焉政出于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于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係于朝廷之尊卑而朝廷之尊卑係于宰相之賢否與夫人主聽任之重輕其可忽乎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

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為相即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已出故能削平僭偽號為中興然則艱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都門閹宦恩倖女謁皆得干與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以為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臣愚伏願陛下深思夫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信任



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耻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議責成

臣竊以廢覈實之政捨久任之法而欲事功之成雖  
堯舜有所不能故唐虞之際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以繇治水至于九載績用弗成然後竄鯨加焉此  
所以允釐百工而庶績咸熙也今以州縣之間任一  
官效一職者數改易之猶不足以為治況于朝廷之  
上艱難多故之秋而欲收功于旬月之間哉以靖康  
一歲中考之宰相易者七人自知樞密院事至簽書

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宣撫制置使副使易者十五人  
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之速者是以措置施設議  
論取捨人各不同先後舛逆首尾衝決紛然無所適  
從至其甚也大臣莫肯任事而坐觀勝負者攘臂于  
其間反為得策故其禍變不可勝道且以金人觀之  
自用兵以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嘗有所改易否乎  
所謂黏罕幹離不者皆握兵十餘年其威信足以用  
其衆而吾以驟進急罷之將帥大臣當之宜乎不罷  
取勝也譬猶奕者置碁不周不足以勝敵況于用人



卷之五十九  
六  
不知信任之道而欲撥亂反正以捍大患以圖中興豈可得哉伏願陛下于選任將帥大臣之際精加考擇得其人則久任之而責其成效勿為細故之所搖勿為小人之所間則天下之大事庶幾乎其可為也

議修德

臣聞昔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而伊尹之稱商則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帝王之所以為神民萬物之主者仰以動天俯

以感民非德其何以哉方今國家新罹夷狄之禍百度多廢四方未寧乃天意民心去就之際正人主當奮精思治之時伏望陛下日新盛德以感動之體堯之仁以覆民躬舜之知以察物卑宮室菲飲食以法大禹之儉遠聲色屏貨利以法成湯之明至于日昃不遑暇食如文王之憂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如武王之果毅豁達大度同漢高祖之用人聽言如同唐太宗之納諫勿以小善為無益而勿為勿以小惡為無傷而勿去日慎一慎新而又新思宗社之危而不



忘之于寤寐念父兄之辱而欲見之于羹牆出于至誠悠久不息則天意民心自不期然而感動以圖中興之業有不難也書有之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民罔常懷于有仁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允所以為人主修德言之也臣願陛下特留聖意天下不勝幸甚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十九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十

奏議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表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劄子

御書

辭免正奉大夫第一表

謝御賜衣表

辭免轉正奉大夫第二表

謝轉正奉大夫表

謝賜御馬表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進封開國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尋奏表辭  
免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者忱辭上達蓋量力以知難  
溫詔頻頒乃宣恩而推重仰荷大君之殊遇益虞小  
已之難勝敢陳螻蟻之誠冀回天地之聽愧懼交集  
感涕橫流謝中臣聞泰否相生治亂相糾否終則傾而  
有泰之兆亂極則變而為治之萌然而處泰治者易  
為功革否亂者難為力自非明君碩輔有千載一時  
之會何以興哀撥亂慰萬邦群黎之心方今當宗社  
再安之初乘夷狄憑陵之後國勢削弱人心搖動軍

政蠹壞而不修士氣委靡而不振物力既屈倉廩竭  
而府庫虛號令未通朝廷緩而州縣弛營壘之卒潰  
而為盜賊田畝之民轉而為甲兵官非不多而人才  
誠為鮮少地非不廣而井邑類多凋殘搢紳無仗節  
死難之風黎庶有侈衣糜食之志百度皆廢四維不  
張實國家艱難多事之秋乃賢智馳騫不足之日任  
一相以同德厥惟艱哉障百川之狂瀾孰能任此而  
臣學識甚陋心志勿強徒抱自信不移之忠初無趨  
時適用之術謀王體而斷國論尚或可言穆天緯而



幹化樞則非其任與其覆餗而誤國曷若見險而乞身再瀆天威莫從人欲伏望帝皇陛下廓以天地之度燭以日月之明洞察非才追寢成命則臣保全晚節得養疾于故廬圖報大恩期捐軀于異日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劄子

臣伏奉制命除臣前官尋具劄子辭免伏蒙批答不允者臣聞昔楊雄有言曰世亂則賢智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本朝承平垂二百年輔相之臣當國家閒暇之時各有非材濫用其間者至于

方今艱難之秋朝廷之尊卑宗社之安危生民之利病皆係于輔相乃賢智馳騫不足之日圖任非人將何以撥亂反正副陛下憂勤願治之志哉如臣繇力菲才決不足以勝任此所以聞命夙夜震懼而不敢承命也伏望聖慈察臣辭免出于誠悃非若平時為備禮之文特寢成命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以安愚分則臣仰荷保全之恩誓圖報効無任戰越俟命之至

謝除尚書右僕射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再具表劄  
辭免伏蒙聖慈降詔不允仍止來章者危誠益控與  
蒙聽允之私溫詔俯頒深示眷懷之厚力辭勿獲  
勉以求雖寵命之自天益凌兢而無地謝伏念臣少  
雖力學擅坎井而每見笑于大方壯欲有為局轅駒  
而徒有志于千里因循仕宦荏苒歲時適當國家艱  
難之秋願致節義自奮之效道君嘗嘉其愚直淵聖  
亦許以朴忠讒嫉既多飄零何有遇陛下龍翔于大  
火之次偶微臣環召于重湖之南惟擢用之不疑蓋

照知之有素矢石交攻雖机穽之甚深日月方中宜  
雲霧之皆廓顧臣何者被若茲蟠木輪困無左右先  
容之助循墻偃僂懷顛危非據之慙流涕陳辭披肝  
納計敢効唐臣邀說之十事庶几商相咸有于一心  
伏蒙皇帝陛下燭于天光採其芻說進言若石之投  
水從善如阪之轉圜周室中微宣王有興哀撥亂之  
志漢祚嘗絕光武有戡亂配天之功方之英明蓋亦  
么麼有君如此隕首奚難臣敢不効微力而馳驅忘  
其不足以勝任盡愚衷以籌慮或冀有補于將來不



變士風一新軍律修政事而攘夷狄誓不與金虜以  
偕生感孝友以格天人期可致二聖之遄返辭之弔  
矣天寶臨之

御書

上自元帥府將登寶位遣從事  
郎劉默由湖北齎賜親筆御書

御名頓首清暑伏惟鈞候萬福久違瞻謁王室多故金  
人連歲侵逼中原詔書已再講和所以嚴戢兵鋒豈  
謂天未悔禍乘輿蒙塵聞之心焉如割已今會兵追  
擊冀遂奉迎而歸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掛諒非不  
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日月是

用豈復公舊官職澤被斯人功垂竹帛乃公素志想  
投袂而起以拯天下之溺以副蒼生之望祈祝道中  
倍加保護謹啟

御名頓首伯紀樞密觀文

謝賜御書表

臣綱言從事郎劉默自德安府奉元帥府劄子復臣  
中大夫觀文殿學士又奉到親筆御書一封臣已拜  
受訖者遠迓一介之行人荷皇慈之軫念曲賜十行  
之親札仰宸翰之昭回以金聲玉振之章寓鸞翔鳳  
翥之畫光生節屋情若父兄跪誦以還感涕橫集

謝中



臣聞自古聖主賢臣之相得譬猶風虎雲龍之相從  
蓋不約而自親豈有求而復合推成湯之舉伊尹志  
氣已相與于躬耕應聘之時而傳說之相武丁謀猷  
豈旋定于登車受幣之時故能同德相與有為苟非  
其人孰振斯道恭惟皇帝陛下英武善斷聰睿以謀  
虎步齊魏之郊實天所相龍飛九五之位豈人能為方  
艱難多故之時有考察微臣之意偶來從于江湖之  
上遂冒據于輔弼之先一軍皆驚如築壇之拜韓信  
萬戶則止敢封邑之望留侯惟聽用無三人之疑蓋

照知非一日之積發函泣讀隕首知恩臣敢不密贊  
大謀仰遵睿訓變百官偷惰之習以二聖旋歸為期  
三年有成冀躋民于仁壽十襲以寶願傳寵于雲來  
辭免正奉大夫第一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以陛下嗣登寶位覃恩授正奉大  
夫依前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  
侯加食邑實封者應龍翔而慶雲集幸際會于休辰  
時雨降而品物亨亦霑蒙而霈澤大恩甚渥小已何  
勝敢布由中之言以瀆蓋高之聽中謝伏惟皇帝陛下



英睿出于天縱孝弟盡于人倫當國步之多艱膺帝命而繼統華夏胥悅神人有依式頒渙汗之恩覃及搢紳之士而巨誤承睿獎濫厠宰司初無經邦之勲首被班秩之寵載惟忝冒彌切凌兢伏望陛下聖慈特降睿旨追還成命則臣俯蹈孤危之跡或可自安仰禪興復之功庶乎有望

辭免轉正奉大夫第二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以陛下嗣登寶位覃恩特授臣正奉大夫依前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

開國公加食邑實封尋具表并劄子辭免伏蒙不允者湛恩難于叨冒屢貢忱辭至意極于褒揚荐頒溫詔不避再三之瀆敢陳悃悞之忱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執德剛健乘六龍以御天受命溥將首庶物而出震感此風雲之會發為雷雨之私上下均霑遠邇咸被而臣誤庸睿獎濫處宰司經體贊元愧乏涓埃之補頒慶行賞敢忘僂僂之辭伏望皇慈追寢成命以安愚分以穆師言則臣遠效古人粗守一介之節仰俾大政庶收千慮之功矣



謝轉正奉大夫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以陛下登寶位覃恩授臣奉正大夫依前官尚書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公加食邑實封兩具表劄辭免伏蒙聖慈特詔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否極為泰而天地交濫膺輔相之任屯散為解而風雨作叨霑優渥之恩因避莫從以榮為愧謝中伏念臣閩海冷族乾坤腐儒歷事三朝粗守一節顧功名之何有恨歲月之已徂寸心如丹彌覺愛君之切短髮半白寧皆憂國之餘豈期暮

齡乃遇休運蓬飄梗泛偶起于江湖之濱虎嘯龍吟遂感于風雲之會一言寤意而僅同高廟令十事邀說而有愧老獵師曾何補于涓埃乃荐膺于寵數循墻弗許拜命若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運神心而獨斷以公冒物一天視而同仁霑為雨露之恩初無邇遐之間致茲瑣質亦被鴻私臣敢不仰體眷懷益堅志節披肝膽而效計期無負于古人修政事而攘戎庶可觀于來效

謝賜御馬表



臣網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御馬二匹者頌天  
 廐之豸奇風雲隨于絕足迺星使以臨賁光寵動于  
 私廷夫何朴陋之資獲此神駿之助恩輝若此報稱  
 謂何謝中臣念夫俎豆之事則嘗聞未嘗學軍旅之事  
 樗櫟之材喜陋豈能堪楹棟之材偶當國步之艱難  
 特荷聖知而驅策筋駑肉緩詎勝十駕之功御適轡  
 調亦有千里之志伏蒙皇帝陛下日加三接恩解兩  
 驂憫其馳驅之勤錫以安閒之乘鐵花秀發先其備  
 物之驪雪彩皓鮮副以照夜之白昭示百辟克壯元  
 戎都邑歎驚騏驎行于地上將士感動夷虜在于目  
 中願伸一汗之勞以報千金之賜臣敢不體稱德之  
 善喻勵伏櫪之壯心石慶雖愚期舉策而知數之反  
 不伐誓絕意于為先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十終



學於夫正天集卷之六十一

不列華然意于西大

善信增外顯之却心 不與能惡陳舉矣而 味幾三又

中國中一不之卷以難十全之難日精不歸蘇蘇之

左聯子其難其無什千其土其士忽隨夷喜森千日





